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吏部二

尚書

喬宇

廖紀

汪鉉

唐龍

聞淵

萬鏜

歐陽必進

楊旦

羅欽順

熊浹

周用

李默

夏邦謨

胡松

楊博

張瀚

嚴清

陳有年

陸光祖

宋勳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

吏部二

尚書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白

巖喬公字行狀

陳璘

公諱宇字希大別號白巖姓喬氏世居太原之樂平曾祖鑑主湯陰簿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司郎中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路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少奇穎比成童日誦千餘言為文浩瀚即折衷理



道人多奇之時公從職方公宦京師少師邃菴楊公  
爲中書舍人學行道誼名天下職方公以公與兄光  
祿公宗從焉一時四方之士從遊雲集公以奇才壯  
志藻思沛然儕輩莫之與京十七歲以金吾衛籍中  
成化庚子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進士通政  
司觀政天下名士就交者甚衆相與講學之餘政事  
之要無不考焉復倡爲詩賦一變時文之陋丙午授  
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東宮皇太子婚禮成及五王  
冠禮畢俱荷白金文綺之賜明年會試天下士署提  
調官綜理有法撒棘之日簾內什用之器類爲有司  
所取公則悉還之民丁未太宜人路氏卒歸葬樂平  
公杜門謝客讀禮之暇惟以讀書考究爲事自是所  
養益深祖塋有松數百株皆職方公手自封植有蟲  
食之殆盡公自爲文以祭遂止庚戌服闋縣令以金  
爲贖公却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公才名甚茂太宰  
三原王公特有是選壬子署考功員外郎丁巳補文  
選司郎中公日益策勵門無私謁清畏人知凡三與  
考察惟公惟慎輿論稱允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有  
事南郊公導駕齋壇孝廟奇公貌曰真太常也乙丑  
孝廟賓天公以執事哀送梓宮於泰陵正德改元丙



寅武宗皇帝卽位告祭天下公分祭中鎮霍山黃河  
西海媧皇商湯王陵及晉代藩諸王陵園事竣之日  
咨諏民隱爲六事上之多見采納曰恤邊民厚邊軍  
廣儲蓄省科派慎守令重祀典戊辰轉光祿卿專以  
節浮費甦民困爲務數十年積弊渙然更新一歲陞  
戶部右侍郎庚子遷左侍郎邊餉供億不乏積弊革  
除無遺春至六月不雨漕河涸公奉命禱祭海嶽精  
誠所格駐節雨澤隨之祭竣遂霖雨四沛無不霑足  
時宦官瑾用事大肆饗虐公卿多被通關公恬然自  
守後瑾敗公獨瞭然不爲所污辛未轉南京禮部尚

書公在南都禮曹事務清簡公餘得縱讀國初所藏  
秘書於是所見愈邃清暇肆游江南山水大放厥辭  
如雲日光潔雖片言隻字爲世珍重士林往往以不  
得公辭翰爲恥甲戌公考滿例贈祖考禮部尚書給  
誥命廕一子送國子監讀書乙亥改兵部叅贊機務  
公自條宿弊以明舊章數事曰嚴操練以修武備禁  
役古以肅軍政禁冗員以寬民利買戰馬以振軍威  
定船差以便進貢修船隻以便差用遂爲定規時烏  
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爲活佛  
上遣使迎之公上疏極諫其事有傷國體且言國朝



既救  
被逮  
言事  
御史

疏止  
巡幸

策備  
宸豪

祖宗相承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  
非崇奉信惑之也 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  
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乎南京御史林有年  
以言事被逮公論救以爲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凡政  
體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訐之  
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太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  
同原其心皆忠於 陛下非爲身家也近奉聖旨差  
錦衣衛官校挈解來京中外聞之罔不驚駭豈以諫  
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遂得釋 上巡  
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於關陝以伐虜

爲名公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  
星未耀中外危疑公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  
已卯寧藩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爲戰  
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死守  
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  
以防不虞未期濠預遣死士二三百人潛入留都伏  
於鼓樓街攬頭某人家爲內應如期而發守備太監  
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攬頭一掬而知之多執  
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賊計少阻而公  
江防城守甚多嚴備尋聞賊至安慶爲安慶守備楊



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撮爾尚如此况南京乎且聞  
喬尚書甚有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賊退兵  
是夜西北風惡甚舟纜盡絕此曉至鄱陽湖遂爲中  
丞王公乘之不戰而敗先是公視機務時密得濠反  
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可用乃署爲安慶守備誠  
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  
則速來告我賊至必先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  
賊變作銳果成其用公之功於是爲大設使安慶無  
銳順流而下焦爛者多豈能成殄滅之功哉較論公  
之功當文上賞終以爵不酬勞天下惜之先是濠變

分布僞檄畱都諸臣不敢上聞公獨密遣官馳奏時  
上在西海巡獵覽奏回內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  
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正於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  
戎服朝見公獨以爲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  
服率諸臣見時倖臣江彬以權寵勢啖傾人欲謀不  
軌公以雅量鎮服其邪彬始欲搆公使人撫其事卒  
無所得駐蹕旣久宸極爲虛公倡九卿臺諫凡三上  
章公獨伏闕上疏勸回鑿輿以安定社稷爲計九月  
上還京師公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公考績錄公  
前功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辨



論官材總統百度至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中外翕然稱之今上皇帝入承大統新政之初銳意圖治甚倚重於公公亦忠勤靡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革弊興廢公力尤多上疏請早視朝以隆聖政蓋爲人君法祖憲天莫大於以勤而治天下臣工莫不交相慶幸上遂嘉納焉壬午今上御極之初命侍經筵上親耕籍田與行九推禮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時預分獻禮畢復至彝倫堂命祭酒司業講書賜坐聽及賜茶而退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濫至四十餘員宿垢積汙廓然爲一新春三月廷試

天下士公爲讀卷官夏偶病休沐上遣內使賜粥米瓜菜三次復遣鴻臚寺慰問甲申公以議興國大禮凡三抗疏乞休遂得俞允歲給人夫月米馳驛還鄉有司以禮存問公歸樂平始買地建宅徜徉於山水中至朝廷之事多不言及辛卯鎮江少師邃菴楊公卒公門下士也挈舟渡江弔之及過江之日江南父老識公者舉手加額曰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不受十月歸偶感痰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公少從少師楊公遊公遂爲高弟旣舉進士又從文正西涯李公遊益肆力於文字間其所友者皆一時之彥德行道



誼漸磨者深焉公居清職雖少煩劇餘暇必友會作文而性命道德浩如也自今北方之士言詞苑者必公爲首焉爲文不蹈襲爲工出入六經深沉釀郁自成一家有克蒙藁若干卷其爲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辭往往多自得語樂府雄雋有漢魏風識者以爲渾然一代大家之作公嗜山水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海岱太行及江南名山搜奇瑤隱人莫之及通篆籀有二李風晚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卽知性淳儉所用皆陶甕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善如已出見不善義形於色卒之日天地晦冥陰霾集霰布滿城郭數十里之內樹木盡白載與不識言之多有歎息泣下者

叢說

喬白巖叅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都督所領邊卒軀幹頎碩膂力拳勇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都督相期至校場中比試



南人輕捷跳趨行走如飛而北人麤笨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脇肋或觸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爲之沮喪而所畜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爲叅贊機務寇天叙爲應天府丞時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備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

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軀體頽頽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奈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王偉太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爲南京內守備武宗呼爲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宗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



傳旨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 武皇宿  
於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死衛社稷  
者矣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不  
堪命寇府丞亦選姪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  
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卽與相搏邊卒大爲所  
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前溪爲國子司業  
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卽大聲問曰  
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

白巖卽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  
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全 朝廷儒官之體古人  
云此人宜在 帝左右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偲菴楊公旦傳

江汝璧

吏部尚書楊公者太師文敏公之曾孫也名旦字晉叔別號偲菴祖錫考仕儀皆贈至南京吏部尚書祖妣詹繼劉妣周皆贈至夫人初仕儀公之娶於周也三月而姪公公姪七月而仕儀公疾且逝又三月公乃生公之生也伯叔父有夢鳳棲公舍者曰是兒也其將繼文敏公而起乎迺公甫髫齡果穎異絕倫十七補郡弟子員二十四而領鄉薦益成化癸卯也丁未落會試遂卒業於大司成立文莊公大奇之弘治



天察  
禁不  
再覈

庚戌登進士第二甲一名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卽見  
重於太宰三原王公歷陞考功郎公風采剛方品藻  
精確卽科道顯貴人罔敢干以私兩秉述職之衡黜  
陟惟允時太宰青谿倪公性嚴毅慎許可顧獨器重  
公繼青谿者鈞陽馬公也尤峻急難近公每持正議  
初若相迕卒乃躉公言嘗考察京職有佞夫被黜資  
緣奏辯者有旨再覈實馬公倉卒拜命欲改擬以  
從公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  
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亟是之而馬公亦恬  
竟覆罷再覈之命甲子陞太僕少卿乙丑改太常正

德丙寅乞恩歸省蒙路費寶鏹之賜丁卯起復道璣  
欲一覲見公公不見遂以違限例出知于溫溫海邦  
也地大物衆務劇奸藜公治之不遺力鄰以大治時  
瑾之偵邏旁午州郡吏苦其誅求皆懍懍焉公獨慎  
靜民恃以安公平生守已端潔自謫宦以來大書上  
帝臨汝毋貳爾心于座右僚吏遵度不敢縱永嘉令  
王獻臣者以御史謫箴視前守逮事公則敬畏獨至  
焉居溫二年庚午起爲浙江副使督學政會當鄉試  
公以五閱月週迴數千里所校士允愜公議若拔寧  
波增廣生余本於久屈之中是秋竟高薦明年廷試



請育  
宗室  
繫天  
下心

及第至今浙士夫猶服其精鑒辛未逆瑾誅又起爲  
應天府丞尋進尹順天順天素號繁劇難治公治就  
緒貧民有負內供不能償者公請以贓罰并帑藏之  
羨者以代仍禁縣吏無重科巨寇劉六等流劫近畿  
又四方流民荐食京師道殣相望公因募人爲叢塚  
收葬之人多感泣壬申陞南禮右侍嘗攝國子監事  
士心歸焉時先帝在位已十餘年矣而皇儲未  
建公與司馬涇川張公宗伯白巖喬公議請擇宗室  
之賢者育於宮中以繫天下心二公欣然會九卿具  
疏以請上雖不果行人稱其忠尋轉禮右侍郎掌大

常寺事裁抑浮費民力賴以稍紓丙子改戶侍奉  
勅總督京通等倉時總督監督中貴人多公剗剔奸  
蠹持正不回屬官倚以爲重而中貴人久亦自服丁  
丑西羌賊犯順甘肅繹騷廷議推文武大臣總制三  
邊公奉勅督理糧餉所在克足開中鹽課以其餘  
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人哈密人謹戴上恩  
誓不敢負文敏公爲學士時扈從文皇帝西征故  
嘗過此公忠信感孚威惠翔洽甘人舉手加額曰是  
大賢輔之後也莫不遮道聳瞻以獲識爲幸尋陞都  
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嚴枉道



之禁公念母老疏請便道展省 武皇帝允之且錫  
蟒衣羊酒寶鏹等厚賚公抵家綵侍彌月亟戒行抵  
任乃肅紀綱飭武備省刑獄汰苛濫百度燦然一新  
會番禺清遠河源等縣蘇峒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  
帽子峰等寨猺獞負固稔惡所過大肆焚掠民甚苦  
之公乃調集官兵分道並擊斬級一萬一千有奇俘  
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虜掠男婦一百三十有奇牛  
馬輜重不可勝紀捷聞璽書褒獎兼有駢蕃之賜云  
已卯秋宸濠之變南贛撫治都御史陽明王公咨公  
援兵卽委兵備僉事王大用朱昂都指揮歐儒于大

經整兵以行仍會總鎮總兵檄副使汪鉉都指揮董  
禎達官都指揮馬英率驍勇五千繼之而鉉意不欲  
乃鼓浮言以惑衆公恐其敗事遂改委僉事王大用  
統領直薄南昌前後凡七咨王公又咨巡撫湖廣都  
御史秦公云西江之變正臣子竭忠效命之時况順  
逆邪正老壯曲直之形昭然明甚逆黨可刻期而破  
因選漢達兵三萬餘將親率以往焉尋得報元惡已  
就擒地方底定遂罷行田州府土官知府岑猛者思  
恩府土官知府岑濬族黨也弘治間濬亂猛降級指  
揮僉事因功陞指揮同知夤緣奏辯覲復其官會龍



州知州趙源亡嗣襲以姪相猛因黨其妹所立假子  
韋璋者賂京還驛使詐傳詔旨起兵遂與璋襲破龍  
州遂知州趙相乃賂遺本兵及當國者猛圖以功贖  
罪復原職璋圖冒趙宗奪龍用請托於公公執不可  
當國者廣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而本兵司馬擅作  
威福巡撫者歲有厚餽公獨無二人交怒嗾巡按廣  
西御史曹珪誣劾公公素清謹吏部爲之駁白誣竟  
不行未幾聞母周夫人計奔喪歸先是巡按御史汪  
珊特薦公賢有丁憂都御史楊旦操履端純學識閎  
雅誠士林之高標縉紳之翹楚等語 今上記注之

壬午公服闋遂起公掌南院尋陞南戶書公甫涖任  
又改南吏書甲申秋吏部白巖喬公致仕廷議會推  
公 俞旨又改公以北公具疏力辭 上不允會見

山桂公羅峰張公以傳奉陞學士公亟率部院諸老  
上疏論列語極激切用是忤 旨遂爲給事中陳洸  
所誣劾并及東閣大學士吳公一鵬吏部右侍郎某  
公偉疏下吏部議時左侍孟公春覆題亟辯其誣且  
曰此必奸邪欲竊三人官故洸爲之闢路因發洸奸  
私且請有所懲罰以警將來竟有 旨令公及汪公  
俱致仕既而公論大譁科道交章辯公之誣論洸之



奸者無慮數十人公抵家坦然自適放情於溪雲山  
月間以詩酒自娛而科道之論薦則未少置朝野士  
大夫企公一出以輔中興景運而公則自惟暮齡高  
位盛滿宜戒遂不復有用世意第聞 朝廷用一善  
人行一善政則躍然喜藩臬郡邑或一事失中一民  
失所則愀然不樂公之忠義固天性然哉初成化間  
宗黨遭難業籍沒比公貴乃力雪辯竟蒙 恩復如  
初文敏公祠雖立而祀未虔乃相劉守與疏以請卒  
如南陽李文達公例春秋祀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傅

廖公紀墓誌銘

李時

公諱紀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閩父瑄商於東光因  
家焉公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飲爲樂成化庚子領  
京闈鄉薦庚戌舉進士登第時屠公總憲風裁炳著  
少許可公觀政屬下獨器重逮握銓柄首疏公爲考  
功主事公亦節介不渝期副所薦鄉有士將遊仕途  
奉贄謁冀蒙二天公不辭旣完璧克贐以歸其清而  
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  
士類高之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錄尋擢



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時歲羨餘將萬金公一  
無所染悉以 上供所用因以爲例陞吏部左侍郎  
旣而擢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叅贊機務凡勢  
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退章再  
上獲允家居踰兩載召起家爲吏部尚書公感激益  
自磨淬值修 獻皇帝實錄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  
太保 賜鞍馬金幣丙戌請老 上不奪其志加少  
保給人夫月糧庸示優遇仍 勅乘傳歸旣抵家日  
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庸學論孟管窺少業毛詩晚  
年尤嗜易公卒計聞 天子爲罷朝一日贈少傅諡  
僖靖 賜祭九壇 命工部營葬 恩禮稠至士林  
榮之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莊羅公欽順

神道碑

嚴 嵩

有明宿德碩儒曰太宰整菴先生羅公以嘉靖丁未  
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公致仕 天子特  
給月廩歲隸以示優禮既登八袞 詔遣守臣奉牢  
醴及門存問仍加賜廩隸至是計聞 詔賜諭祭命  
有司營葬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莊蓋褒賢崇德之殊  
數也君子謂惟公實克稱之公風格峻整雅操貞肅  
進則崇節振邁而毗於國退則遵養純固而範於鄉  
談道著論則言爲代之師反躬實踐則行爲物之軌

好學不倦不知其衰老之將至者耳公諱欽順字允升吉之泰和人少卽端重殊異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舉弘治壬子江西鄉薦第一明年入奉廷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每朝退卽閉戶讀書不事交謁已嶷然有公輔之望擢南京國子司業正容端則六館以肅蘭谿章公懋爲祭酒深見信重事多咨公而行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畱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今上卽位轉左侍郎前後連攝部篆甄別人

才咸極精當時論稱重克實錄副總裁是時栗翁年益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卽馳疏乞休便養 詔允之旣而 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翁憂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於是得 旨致仕蓋公審時直已不苟慕榮利如此自是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數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患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之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記若干卷其言議精微衍奧根極理要辯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



其毫釐千里之謬時習波頽我獲無易於戲道之不  
明智巧橫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  
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  
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辯之者考公平生自史  
館以歷國學則士行雍規由以丕變由奉常而陟少  
宰則官常國是倚之取平中更什抑秉志弗渝榮進  
屢辭去就惟潔然公雖蚤退而考論政務之得失究  
心生民之休戚固未嘗一日不以天下爲念也每平  
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叙揖畢端坐觀書雖獨  
處無惰容食恒二簋服無侈麗居無臺榭讌集無聲  
樂宗戚率之而興於孝敬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  
姓僮孺罔不守其約而歸於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三  
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氏憲使公亦未老乞  
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方屬疾乃自作誌繼以二絕  
皆正家之語疾亟舉手正巾而卒曾祖諱寧祖諱鐸  
黻縣訓導父栗翁諱用俊由鄉舉歷任國子助教祖  
及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鉉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鉉嘉靖十五年卒賜祭葬如例謚榮和鉉徽州府婺源縣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僉事至布政使陞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 召還院陞刑部侍郎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尚書掌院事提督團營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十四年九月致仕是年七月卒鉉初以才略見稱折節取聲譽善窺時好爲取舍自僉事至布政使悉任廣東故因方霍以納交張桂自 上登極罷四方獻祥瑞鉉在南贛首進甘露



諸臣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為 上孝感之應  
 無何遂擢內臺掌銓衡大被寵任鉉有幹局內行修  
 潔執憲秉銓多所建論數汰去不稱任者 朝廷為  
 之肅然性傾狡好以智陰陽 人主外示強直而內  
 以軟媚取悅當其蒙恩幸遇臺諫諸臣起而攻之者  
 亡慮數十人咸見譴謫有杖死者而鉉每遭論列輒  
 強辯自白指其人為報復及後 上亦頗厭之語輔  
 臣曰汪鉉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鉉不得  
 已乃自陳致仕歸未幾而卒迹其行事殆漢廷張湯  
 之流歟 實錄

汪鉉婺源人也舉進士為刑部郎比數歷藩臬威赫  
 然聲稱著當時從都御史陳金破江西寇又再從破  
 廣寇有功遷副都御史撫南贛鉉自為尊官忽改素  
 謀比周夤緣新貴人以遲暮故躡資等其內深陰毒  
 人也外若為癡直亡城府貌入理都察院進刑部右  
 侍郎遂進右都御史大學士張孚敬新貴 上敬任  
 之鉉日夜先孚敬意排逐忤已時當眾攘臂罵大禮  
 諸臣鮮顧忌也孚敬又內惡夏言寵因薛侃疏風鉉  
 織言主使鉉即刑脅侃不應遂代款劾言下獄言請  
 廷對得直孚敬罷 上意以是益憐愛言鉉好辭行



謝言曰少傅實爲疏我不與耳且揭孚敬私求悅言亦止加太子太保孚敬復相御史馮恩因篲見露章論孚敬鉉人篲也而他復有所稱引鉉恨極奏逮恩下詔獄論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親臨視蹴而罵曰奴更言我篲耶然恩竟赦不死而鉉亦次遷吏部尚書尋兼兵部尚書鉉旣領文武選威權震天下乃大收內饋遺從子弟豪其鄉奪家人田產萬計孚敬稍稍厭之而會有發鉉與夏言語者益大恚絕不見鉉計窮晨從候孚敬私第長跪堂下孚敬瞥駭曰何此態耶掖使起鉉不肯起而墮淚若有訴咽不得言者孚敬悅尋進少保以給事御史交論罷歸老死鉉死時宗黨數千人拆其舍立盡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北原熊公浹墓碣

張 鏊

公諱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南昌人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蹇諤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儉人者因導 武廟南



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藩邊餉  
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  
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  
公在蜀聞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  
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 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  
以倫理天性辯之遂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  
瘵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  
耶卽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 召修明倫大典公  
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  
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 大  
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  
人命獄成於奏緝羅織者 勅下法司會鞠衆依違  
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旣重忤  
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 駕謁 山陵  
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 上曰浹老成論吏部起  
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  
家巷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  
漶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躡之庚子改南京  
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畱當材品人服其  
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幫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



和買罷諸苛法畱都軍民倚重焉癸卯 名爲兵部  
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  
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  
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適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  
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  
改嘗辯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  
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  
陞叙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  
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  
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救寒賤惟恐其墮落臺

蔡多  
澤則

官自嘉靖初漸廣舉刺公曰非制也其病有司炫威  
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  
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祭一皆濫以公嚴京察  
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  
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  
悚服公宰銓逾月 上優以弼臣之遇乙巳公滿考  
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  
上溫旨勉畱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  
殫竭忠盡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箕仙  
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

疏斥  
箕仙  
被譴



校械繫以歸執氓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求體驗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公歿於甲寅享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今上登極詔復其官爵欽賜諭祭并修塋焉惟公始階大位遭際隆顯爲天下倚重及其脫屣而去也天下莫不蹙然冀其旦暮復用而其逝也又莫不嗟悼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襄

唐公龍墓誌銘

徐階

嘉靖丙午夏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唐公病弗能朝三上疏乞致仕上方倚公重以爲稱老忘君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輿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年餘權耐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爲欺狀詔復公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於是士大夫相與戴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之存焉公諱龍字虞佐別號漁石浙江蘭



谿人祖贈尚書思州公與其子贈尚書篁嶼公皆以文行爲鄉閭所推篁嶼公娶於鄭是生公公之在娠鄭夫人夢獅踞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蓐其貌儼然獅也人相與異而傳之稍長受業楓山章文懿公爲高第弟子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知郟城郟於時荒甚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猾毋多賦却羨餘之賂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間至郟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公發碗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升俸二等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

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又數以法抗嬖臣人爲公恐公笑曰某職固然已卯寧庶人誅江西新免於兵而歲薦饑公以選往按賑災卹貧疏連十餘上西人以安嘉靖丙戌自陝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驛作徒數十人歲暮餓而逋有司當以越獄公悉縱衆感泣輸歸使自齋牒投郡縣輸顧直以免無後期民有誣其弟盜者獄旣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與弟同盜法不得以免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丁亥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及召爲副都御史民爭繪



像祀焉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壬辰關中饑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吉囊數寇邊天子爲之晏食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公馳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劾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公趨震還而檄叅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敗虜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安會公使文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旣合公兵起乘之虜大敗遁歸

至興武劾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凡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夷器無算兵部上公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異其賞會執政有忌公者不報丙申改刑部尚書初大同卒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劉公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劉公於是得釋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構間兩宮株連貴近吏



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公獨以抵法無所懾  
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  
人當是時公風采聞天下而權貴多不悅戊戌夏乞  
終養鄭夫人詔報可公既去名聲益彰臺諫薦者章  
三十餘上甲辰秋召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辭不允  
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鄭夫人諭  
公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母時也吾偕汝行矣  
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若風  
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  
堠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

以文法繩邊將其跡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  
乃幸全公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  
才用之士聞咸奮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大  
宰欽廷推首屬公 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  
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爲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  
疎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  
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  
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  
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縉紳  
悲之公性坦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



廬省金 卷之二十五  
三六  
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素善屬  
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  
或戲爲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  
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  
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公生成化丁酉六月十二  
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器  
國子生次修撰次舟舉人汝梅汝渭汝澧皆邑庠生  
最少汝淮

題兩疏後解

漁石集

嬖人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  
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衛指揮盧和充錢能門下  
頭目和善相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顯私結無不至  
諸服用俱出於和寧拜和爲義父後和陞金齒叅將  
挾讐勘四平人死以火鍛其屍又強奪生員妻事發  
問斬罪旣錢寧竊柄乃爲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  
脫刑具散居都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  
囑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齋書於察院龍當  
堂裂而還之曰和詐爲耳審錄官果欲末減和范巡  
撫沐總兵史鎮守聞之愕然三司杭東卿朱升之輩  
曰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語龍曰盧和事皆無屍



當末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屍蓋和鍛之以滅其跡耳  
若得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鍛人之屍矣吾實不能  
今日末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狗錢寧之意縱盧  
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喝阜隸輩將和曳  
於階下加刑具允以常刑送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輩  
亟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寢不帖席矣至鳳朝明事  
又危矣朝明被奏訐不得襲令惡從劉宣董溥載金  
寶於京師厚賂錢寧不啻二十萬寧以言脇總兵鎮  
守又寄語巡撫口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朝明又  
賄諸勘官文案具矣龍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駁  
還其封客有爲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真  
難得鳳家持萬金伺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卽  
十萬直一芥耳斯言何爲至於我其人慚而去朝明  
哀求於寧寧令劉宣董溥集雲南人在京者昌爲通  
把騰詞舉保得內批襲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  
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上官真犯死罪  
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真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  
非惡與不當襲狀執奏於 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  
人危之蘇天秀爲驗封郎以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  
猶可想見得 旨朝明仍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矣



此身極危不敢顧也楊侍御用之雲南刷卷回武功  
與康德涵大史道其事德涵性剛直歎賞不已龍督  
學事陝西會德涵詢曰却美官揮萬金吾子也夫龍  
謝不敢尋爲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蓋指兩事實鳳  
朝明一疏盧和事得徑行未嘗有疏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謚恭肅周公用墓誌銘 徐階

白川周公諱用字行之吳江人也少以文有名弘治  
壬戌舉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  
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徙  
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爲南京兵  
科給事中 武皇帝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  
西番公上書諫甚力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及鎮守江  
西中貴人不法其身引而南其所論奏顧侃侃出北  
臺諫上久之遷廣東叅議督兵討賊之逋誅者凡戮



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猶以前敢言功不得錄  
今皇帝卽位天下士有聲實者率起爲大官公於是  
得浙江副使未幾遭母憂服除改山東副使整飭臨  
清兵備爲捕盜格若干條盡臨清之境不敢入遂遷  
福建按察使故事鎮守市舶中貴人日給食三山驛  
費錢若干公勅驛減十二且曰吾將以漸盡去之踰  
年遷河南右布政使歲被詔發內帑以賑會汝寧  
分守缺公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爲具文苛法全  
活甚衆事聞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捕  
斬劇賊若干人已而曰民之爲盜非得已也夫事固

有源不窒其源流終不可得塞徒多殺人父子兄弟  
何爲移書屬邑薄賦稅平徭役緩軍餉之徵行期年  
盜果不復作 召還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尚書有所引薦失宰相意而尚書因與宰相比因  
諉過於公調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自辨後兩人  
相繼罷去卽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工  
部尚書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  
入黠賈者因據以爲利公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授  
之直罔後弊頓革改刑部尚書 九廟災上疏致其  
仕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公自吏侍去國至是十年矣



而 上益明其賢用御史薦徵拜工部尚書總督河道數月改督理漕運未至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士之干譽喜進者傳聞望見不待戒以絕明年當考察堂官公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讐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力必黜天下服其公又明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賜寶鏹牽羊上尊其秋太宰唐公罷上若曰 孝宗時舊臣而賢者誰乎於時公廷推在第三特召以爲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爲政專尚書至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遞相踵以噤不語

與銓  
參以  
衆論

爲知體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莫不樂爲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公之與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勞然以新被命勇不自顧惜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之治奮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以某月十九日卒距生成化丙申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二公性孝友而薄於嗜慾歷官四十餘年恒不以家自隨人餽之物卽



虞衡錄 卷之二十五  
三四  
菓蔬見之輒不憚故其卒也至無以市棺教諸子嚴  
余嘗候公其子國南竊語予寢食狀公目且瞑遽呼  
曰兒母及外事其不亂如此曾大父諱景芳大父諱  
瑄父諱昂連兩世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母計封太孺人贈夫人配施封孺人先卒  
贈夫人子男四長卽國南以公廕爲右軍都督府都  
事次兆南式南乾南公卒旣踰月國南以計聞上  
震悼贈太子太保謚恭肅賜祭四壇命有司治葬事  
給驛舟歸其喪大臣之卹典於是乎備然而衆莫不  
曰宜

聞莊簡公淵傳

汪道昆

聞莊簡公名淵字靜中鄞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塘者  
五世公始生別號石塘公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卽  
羣兒以狎侮至正容受之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  
持公踵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  
孤哀毀如禮世父遣公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宰屠  
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爲之樹表襄惠昔夢一偉丈  
夫立表下自釋衰經授之旦日遇公與夢合弘治甲  
子公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人蕭鳴鳳爲舉首語  
公曰文王旣沒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



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公刑部廣東司公孳孳治法家言文無害尚書鄔陵劉公在部大奇之會部中失囚公與同舍郎當坐時襄惠起爲中執法獨急公陰使人召公曰君來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且齟齬君矣公謝曰罪在臣何敢抵鄉大夫撓 天子法卽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浦伏謁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公於是朝士聞之皆稱聞夫子反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睚眦廷中詞不服公操筆具獄數瑾曰瑾僞造符璽私蓄甲兵人

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宗室寘鐠反

論

寘鐠以下六百人公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大學士丹徒楊公居太宰改公吏部員外郎遞轉考功郎中丁丑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卽議斥 上不從奈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卽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 詔從中畱之公益以謬謬聞矣會禮部校士公與焉舉馬汝驥等二十餘人多良士尋轉選部益有聲會謫戍諸爭臣公爲部尚書具疏救之



不聽明年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  
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幕  
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  
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  
議獄非制也有 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公  
安仁桂公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公獨然  
之張公謁公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欲  
勦說以結 主知及張桂名入京師詣應天請舟往  
公正色曰 君命名不俟駕安得舟遊張桂自此嘆  
公矣尋改順天府府尹勲貴諸豪舉皆斂手千里稱

平進太常寺卿

詔求直言上脩省五事

上納之

上齊宿南郊羣校有囂者

上問左右謬曰大官

庖人

上命太常察囂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

以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寬  
之 上乃罷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 詔求直言

復上修省五事公視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  
後皆有塞外功稱名將及張公執政桂公任吏部尚  
書會刑部右侍郎張公舉所知者桂公不悅曰此吏  
部事執政安得侵官及桂公舉所知張公不可必吾  
與若皆不便者乃以公補刑部右侍郎公旣入朝



兩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則飯公家既兩公來  
公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笑而去乃飯於其隣公進  
左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  
故煩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語諸郎曰守備  
中官受告密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  
日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  
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  
子以爲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  
爲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疲耳公始以尚書就道張公  
囑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我

不爲  
相君  
勒石  
中堂

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其後僚屬遞至皆爲張公致  
叮嚀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  
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  
此嘆公 九廟災公有事 闕下乃從諸大臣自陳  
不職張擬旨則以致仕免公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  
非老非疾奈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改南京吏部  
尚書已亥當考察公務去泰甚無繁苛人言某子甲  
多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  
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  
顯衆以公爲名言尋改刑部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



諸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公至則以籍授司門籍  
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公以躬行  
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皆  
以弑逆抵罪悉決於公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  
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復削之丁未公拜吏部尚  
書竊歎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  
去矣臣何能爲上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  
已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  
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  
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

得二天官邪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  
公無讓三君子云司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  
狀蹠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  
請謁乃爲他人持羔雁布諸門惡用此於是諸郎惴  
惴皆爲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  
文選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  
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上以公辭直議  
格每官其節儉出於天性卽退食尚書署十年著一  
敝寇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  
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公以天



年終有司以聞 先帝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  
祭葬錄蔭部議悉從優制曰可汪道昆曰余始通籍  
則庭謁莊簡公其爲人閎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爲  
量當其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  
之外無留行莫不命中余從諸公卿後豈不多賢要  
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莊簡公一人耳昔仲尼之  
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爲盛黯獨稱社稷臣雍也以  
簡黯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莫若主其信然哉其信  
然哉

吏部尚書李公默傳

李默字時言少雋發有大略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  
吉士嘉靖改元修漢代來功擬執政封爵公不可執  
政銜之改戶部主事陞兵部員外郎大同卒慄悍公  
兌馬往約束制之不敢動調吏部文選司陞驗封司  
郎中開國勳爵劉誠意及常李湯鄧四氏革襲咸議  
復如故真人邵元節以方術貴幸請誥封公論執甚  
正中外躋之會天下計吏至令條便事加論次爲輿  
地圖數卷尚書桂公萼表奏之 世宗嘉悅巳丑會  
試爲同考壬辰武會試亦同考官宴部議賓禮大忤



博士  
等官  
諫  
由  
侍  
時  
不  
塞  
一  
定  
爾  
地  
塞

司馬王公被劾不讓謫倅寧國府治行修暇則觀采  
作郡志有愛徵祠歷陞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監事遂  
集六館生條教儀法皆度所易行著爲令教大洽博  
士等官得備諫臺選自公發之尋改吏部左侍郎奉  
上命撰進士題名記秋虜大入寇京城嚴扃鑰不  
開公守正陽門調營兵五千人畫守甚設而奏令開  
門無困居人虜疑有備尋引去陞吏部尚書制冢宰  
非部長卿有殊望者弗與公由侍郎徑陟異數也故  
吏部率以疑事嘗故相嚴嵩嵩得從中持之公於部  
堅決莫能短長奏輒報可無有留端爲嵩地者遂相

王  
支  
端  
代  
郭  
智  
侍  
郎  
地

郤會遼東巡撫缺公推張布政臬臬雖嵩鄉人而素  
疏上偶問及嵩力言不當上怒因罷公歸旣而  
念公無他召復故位賜直廬許騎行禁中一日進文  
札御書忠好褒異之時出府金幣徹御前饌賞賚甚  
厚丙辰大覲公內贊穆清而外秉吏許兼聽並覩主  
斷於獨戒門下毋入一賓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  
嵩忌公峭直不阿不相能而私有所庇又輒不得通  
迺大恚趙文華者工部侍郎也當浙直備倭欲攘功  
視師及還報自施勞伐謂本兵在掌握公不爲引大  
失望嘗部試科舉策問漢武唐憲及邪正辯因尋端



傾之密疏爲謗訕語 上怒命下錦衣治竟斃獄中  
惜哉假令不死公是浸明上必悔而出公法且反治  
恨其不能待也穆宗卽位南吏科給事中岑用賓等  
疏其狀詔復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遣官諭祭營築墓道卹典昭曠慰雪沉寃且以風勵  
臣節焉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公鏜行狀 萬 浩

公諱鏜字仕鳴別號治齋世居進賢之折桂里生於  
成化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弘治甲子鄉試乙丑  
上春官登顧鼎臣榜進士任刑部主事明敏果決大  
學士邃菴楊公大奇其才曰此非刑曹可羈也乃擢  
吏部考功司員外遷本部文選郎中一以賢否爲黜  
陟雖親故略無所私堂僚咸畏其公明續推太常寺  
少卿提督四夷館尋陟大理寺少卿陞順天府尹公  
以地近 輦轂之下根本是托拱衛居先汲汲焉恤  
其民隱均其偏累疏上五事一曰清鋪戶以均買辦



二曰專選委以均賦役三曰發公貯以均大費四曰  
溥徵解以均雇役五曰蠲夫價以均恩例 世廟嘉  
納之甲申丁外艱內艱繼之服闋仍補順天尹秩滿  
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秉司風紀臺院肅清尋  
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寬恤軍民爲固國之先務而  
培養財力尤爲寬恤之本根遂疏七事其略則廣修  
船蘇貧甲也處工料濟夫船也循舊例重差委也酌  
起運省船差也清草場足課額也嚴點閱修馬政審  
戶則均甲役也公上其奏准議行至今民賴之隨陟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是時 世廟因葺亭之變詔

求直言公卽披瀝時政之大者八事一公推薦二辦  
國是三審蠲除四通鹽法五裕邊儲六廣矜宥七正  
憲體八先實務莫非有裨斯民斯世之心也疏上冒  
干 天威切責之譴歸田里家居十餘載引咎自艾  
不治生業後湖廣貴州二省叛苗累撫梗化中外洵  
洵 旨諭推素有才識堪任大事者付之是時兩京  
科道撫按交章薦敷併尚書毛公等具題蒙 旨諭  
萬鏜以右副都御史前去勘處湖廣貴州夷情公拜  
命單車就道挺入苗寨分別善惡相機勦撫不閱月  
王師奏凱山寨破竹渠魁殲擒斬首以萬計輜重器



械所獲無算而苗夷悉平公思醜夷據險防範宜嚴復爲久安保治大計乃熟慮閑籌關係之重大者十事陳之有專併職任添設叅將增重事權定撥戍兵處補軍餉制御上官查補軍額團結村寨廣招屯種設立互市開通道路伸達夷情禁逐流民存留疇罰酌量派辦大上悉嘉納焉迨今無苗患嘉靖乙丑江西大饑於進賢尤甚公歎曰十米千錢何以聊生遂罄所積之粟竭復捐所有金幣轉糴他處粟以繼之而鄉之饑孳悉拯矣尋陞兵部左右侍郎毅然以邊疆爲慮條邊務保治安痛抑輕事喜功輩厥後卒

如公言舉事者迄無成功矣繼擢南京刑部尚書時本部缺侍郎員公進冊立中宮進萬壽賀表遂膺南京禮部尚書選寅典三禮罔敢不恪隨轉北京刑部尚書公不敢當  陞辭懇切蒙  旨諭才望素著司寇重任宜竭誠供職以副簡用等語遂拜職時有疑獄廷平者不敢發言公議之稱  旨續有吏部尚書之召公復  陞辭蒙  旨諭老成端重才望素著鈐曹重任宜盡心甄別人才以副簡畀等語公拜職凜凜然惟以不克盡甄別進退之道爲憂自州縣守令以至撫巡思圖治安悉有議處之條欲重民牧請



增甲科之選不職是懲雖密邇如部屬者無所蔽廉  
能是勵雖疎遠如邊陲者無所遺至京師有片板之  
號以其正直無偏邪也累承溫諭命遣行禮都城隍  
廟賜彩段寶鈔異數屢賜祭器等物有差皆殊遇也  
任歷九載考滿奉 旨加太子少保荷蒙 皇恩累  
封贈大父母父母官秩男淳瀟先後承恩廕光前裕  
後盛德大業何炳耀哉緣由關節不到重忤勢權促  
令歸田奪其官優游林泉十有三載閣門養威重不  
接賓客惟偕鄉耆英結盟詩社著文集奏議詩詞等  
若干卷至嘉靖乙丑年二月初三日終於正寢享年

八十有一臨終時無一私語笥篋所遺惟圖書數卷  
伏蒙賜諭葬祭



吏部尚書夏邦謨傳

吏部尚書夏邦謨四川涪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吏部陞員外郎以事謫運司判官歷知州按察司僉事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戶部侍郎晉尚書巡撫應天總督糧儲剿平海寇秦璠黃良之亂加俸一等均江南賦額民尤德之爲立生祠召入掌戶部改吏部尚書致仕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卒於家予祭葬如例



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行狀

劉陽

公諱必進字任夫世家邑南之夾溪歐陽氏之先詳文忠公所著正德癸酉鄉薦丁丑進士觀政兵部同舍有癘疾者門無轍跡公視其藥旣而視其斂人自以爲不及初授禮祠祭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河南叅議又福建叅議四川副使廣西叅政浙江左右布政使撫治鄖陽撫應天督兩淮運督兩廣軍務晉留臺晉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尚書復改工部改太保加少保乞歸不允轉都察院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致仕中外四十六年越二



十二遷云禮曹時分祀之議公疏稽典禮引援切當其毀淫祠清尼僧少者有家老者不至於無歸太醫冗員盡汰之藩叅時河南運官至京師賃屋每八十金公乃買屋一區以待運者自是運官歲至如歸憺民間財類若此者左右轄時淹浙中五載而清聞馳薦章七上撫治時有殺人棄之道傍者一婦人見捕卒過急入而扃戶遂執婦人至訊之庭不勝痛楚而目誣其夫獄成公獨疑務欲釋之懸賞竟得殺人者公於刑矜惻故雪釋幽枉者不一也有稱禮部差遣儒士者結菴武當爲國老祝福又大刻於崖石動多

踰分衆以其怙勢率曲事之公令毀石逐道士人快之蘇松饑賑卹有方而活者衆縣官有盛供張者竟黜之劾郡守與巡院異巡院以是得罪圻甸懷之兩廣軍餉舊類解軍門公令入梧州庫而移文動支安南內亂其族目莫中正率衆來奔逆黨范子儀謀挾之以爭立因誘海東諸蠻殘州掠地者數年軍門出兵擣其巢先是料賊窮必遁約交趾而遏之竟如公昇黎獠毒珠崖乞師奉命討之前後斬獲數多面縛者幾千人不三月班師奏功旣而南丹州官之族僞稱岑韋串田州目逐主母瓦氏乃誅之田州寧夷



民生祀公縉紳先生有爲夷民勒石而祀之者曰公  
茲一舉有南顧之紆有死事之恤有除彘之猛有存  
孤之慈有辯僞之明云公初爲司空仇鸞正專擅請  
造邊地管房造銅人面軍器公抗議折之遂沮前後  
大工逢鼎革之會值建置之難竭心力受 上隆眷  
賜賚至玉帶飛魚雷古和公論公於朝曰仰體 聖  
衷下悉民隱酌物料寬人力禁科擾裁耗冒供輸估  
值之類不畛域不膠柱至於量才分任虛心以責其  
成或變出叵測有震撼駭愕之狀則又相機揆策委  
曲求濟而有假公規私者毅然持之陰伐其謀求利

國家不爲身謀云爲太宰風裁嶷峻袁給事洪愈論  
萬太宰者耿御史定向論吳太宰者皆拔之會夏旱  
詔大計在廷之臣公奉 命簡其不任職者數十人  
卽日大雨旣而又拔其淹滯者若干人薦其可用者  
若干人下至諸小吏凡有黜陟惟公論是視大夫翕  
然稱之 上亦以老成端慎褒焉公爲太宰僅數月  
而計前後奏一品績 詔遣中使齎賜羊酒寶鏹晉  
勲柱國會禮部湛尚書若水應贈謚公以題請忤  
上意上怒令致仕遂致仕歸公生弘治辛亥十二月  
十三日卒隆慶丁卯九月初八日臥病一日而卒所



著有白雲山稿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松墓誌銘

李春芳

嘉靖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胡公卒於位  
先皇帝雅意大用公而不意公遂奄然以逝甚悼惜  
之乃贈公爲太子少保謚莊肅遣祭營葬如制公諱  
松字汝茂栢泉其別號也世居定遠元末避亂徙滁  
遂家焉大父璉父江世有隱德以公貴贈兵部左侍  
郎祖母周賈母倪俱贈淑人弘治癸亥十月十一日  
實生公公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  
更輯古名臣奏疏締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



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  
已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  
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  
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  
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  
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陞兵部左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  
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  
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  
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搆

祠祀公焉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  
經史求微詞奧旨叅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  
曰爲學如儲積然儲積旣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  
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壯叛苗鎮竄之變公紓籌  
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  
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  
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  
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  
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  
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



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於深入者以邊將選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衄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攜貳曰蓄孳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夷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先皇帝可其奏卽擢公叅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日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

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公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營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飢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贓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



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因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儻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年才六十有四公貌古行恪一語不妄發至其建立廊廟大計則千夫不能奪也古之所謂社稷臣者非歟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虞復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三





